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 卷七十八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七十八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漢高祖劉邦

附田儻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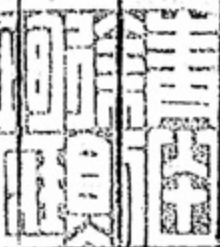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八

姪宋曾布 附陳次升疏

曾布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  
司戶叅軍熙寧二年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事神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崇政殿說書判司農事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  
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  
下以不世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  
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  
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



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立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竊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措克之虐大槩以爲天下之材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爲摧抑故改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卹其

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只自然無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爲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馴惟恐褻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爲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叅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爲政論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爲元祐初知太原府紹聖初徙江寧過京雷爲翰林學士知樞密院事初章惇

為相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為同省執政惇忌之  
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惇遂與  
大獄陷正人流貶鐫廢畧無虛日布多陰濟之掖庭  
詔獄成付執政議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  
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矍然於是死者三  
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  
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什碑  
布以為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日丞  
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  
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詔宰

相問誰可立惇乃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  
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鑠院拜韓忠彥左僕射  
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  
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  
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  
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  
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  
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  
忠彥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  
寧召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為戶部

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壻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以賤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太平州居住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大觀元年卒於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陳次升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曾布姦凶擅國臣見

其專輒移易臺諫官一事頗爲寒心竊以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天子耳目之官朝廷委寄之權最爲親切選任除授繫國重輕祖宗以來每有差除執政不得干預豈敢專擅進退之者乎今布之所忌則移之布之所親則用之去取惟已不出聖意進彼退此易於反掌作福作威莫大乎是凶悍之心已明跋扈之萌可見國家安危之基實在此舉伏望特正布罪以儆在位次升又上疏曰臣竊以避親之法著於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稟而况貴近臣乎今曾布曾肇乃親兄弟也布爲右僕射肇爲翰林學士不行迴避豈得

爲宜蓋宰相任天下之重握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也翰林學士職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苟不中度理當執議捨親而議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蓋爲此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

宋蔡卞

附陳次升疏

蔡卞與兄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拜中書舍人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駝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還知宣州歷揚廣越潤陳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卞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死悔



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  
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脩實  
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黃庭堅皆獲深譴四年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扎付外行之章  
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  
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口不啓齒一時論  
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諫官陳瓘任  
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  
歷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

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  
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  
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歟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  
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卞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旣  
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卞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  
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  
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  
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廷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  
未應卞卽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卽日置局  
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二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

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貶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擢知樞密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鄴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永年竟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辯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滯公王氏所行爲至當以安石從祀孔子廟庭位次孟軻下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爲陝西制置使

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畧無所長異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知河南妖人張懷素事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坐降職旋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卽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爲單州團練副使

卞分司池州陳次升上疏曰臣恭惟哲宗皇帝紹聖以來垂拱仰成責任宰執是時蔡卞備位政府陰肆

史鑑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殺害巧計既行凶爛日熾  
竊弄賞罰私報恩仇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  
張寘之顯要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  
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卽是門下之姦  
吏更唱迭和相倚為重作事造端屢成冤獄看詳理  
訢編類章疏洗垢索瑕中傷士類或輕或重皆出已  
意或竄之遠方或陷之深僻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  
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之時人目之為笑面夜叉  
天下之所共知也近雖責降未厭人心咸謂卞之過  
惡實與章惇等置取投荒尚為寬典今猶分務仍居

善地何以得懲其姦伏望聖慈重行竄責以謝天下

宋蔡京

蔡京與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崇之改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知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

復

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  
兩法惇光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  
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時中官裴彥臣建慈雲  
院京深結之強毀人居室人訐於朝詔御史劾治常  
安民言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願重  
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章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  
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  
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  
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  
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

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以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  
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後安民竟爲京以計逐  
之陳瓘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  
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  
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  
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  
啖瓘瓘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  
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卞拜右丞以京爲翰  
林學士文及甫欲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  
述陳衍事狀卽以人逆不道論誅并劉鞏梁燾劾之

行死二人亦貶其子孫玉岩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覲一政會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卞備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御史陳師錫言京與弟下同惡迷國諱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汗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具白太后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世法

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徽宗卽位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畱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京平日趨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爲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韓忠彥與會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脩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

蔡京

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  
尚書左丞俄代會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  
殿命之日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  
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  
盡死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  
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  
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  
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  
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  
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仁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

廢后

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 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  
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 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  
罷凡舊鈔皆勿用富商巨 賈齎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  
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 照淮東刑獄章綽見而哀之  
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 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綽諸  
弟御史沈疇等用治獄 出入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  
以上書黜置海島南 關點中梁靖州辰溪徭叛殺淑  
浦今京重為賞募殺 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  
行且不令質完本 京則南字 京言有生徭有省地  
徭今未知叛者為 何種族若許 其質懼不能無枉

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悉行宗意會事終不體國京罷  
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群盜為顯西收涇州鄜廓取  
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  
積柔師成皆踵之凡事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  
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為四  
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  
禁卒扞掖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  
手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徒畧盡京猶未  
慊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  
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

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  
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  
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  
大宴出玉璣王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  
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王盤瓠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  
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  
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眾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  
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辯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  
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



年正月彗出四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好黨碑兀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為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脩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識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初國

詔託

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可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互相請求至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書不能止免之史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宰自蔡公相總治三省遂立三宰石蔡確皆為王省更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下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慈光論之立竄昭州故吏魏伯

徵

芻領推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徵之喜持以  
示左右此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鐵關待制  
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是足以廣樂富  
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脩方澤立道觀作大  
盛樂制定命寶任益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  
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而河之民困不聊生而京個  
然自以為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召童  
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買等俱聽命各視力  
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  
起浸淫及於良嶽矣子攸脩脩攸子行皆至大學士



視執政儵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算命坐  
傳觴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  
益不與帝亦曆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  
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  
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且代京入奏每  
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咄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  
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極弄威驟引其婦兄韓梈為  
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  
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  
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

權

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條侍  
養而安置韓招黃州不幾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救而  
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  
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泣曰上何不容京  
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  
貫帝命詞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卽  
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  
賊之首侍御史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  
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一京天資凶譎舞  
智御人在人主前顛狙伺爲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

越學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  
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  
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耻燕山之役京  
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立息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  
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少八子如秦越暮年卽家爲府  
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  
爲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  
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子八人儵先死攸儵伏誅條流白州死條以尚帝姬  
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高平公范純仁卒太后向氏崩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  
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  
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  
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  
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  
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  
志故挾此以籍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  
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  
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

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  
可誥怒會誥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  
罷知穎昌府帝旣以宦官宮妾之譽屬意用蔡京會  
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召京爲翰林學  
士承旨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起居郎  
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  
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宗彥更神宗之法是  
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  
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  
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

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  
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  
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  
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黜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  
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  
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一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  
布曰洵武旣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  
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  
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  
兼侍講崇寧元年罷韓忠彥知大名府以蔡京爲尚

書右僕射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  
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  
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文彥  
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  
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外蘇轍劉安世賈易張  
耒歐陽棐呂希哲吳安詩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晁  
補之謝良佐任伯雨陳瓘程頤朱光庭等凡五十餘  
人並令三司雜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  
二十一人子弟無得官京師尚書左丞陸佃與曾布  
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

人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小緩之則士知自重矣  
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  
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  
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  
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  
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  
耳遂罷知亳州曾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御  
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奸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請罷  
出知潤州立黨人碑於山岫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  
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

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  
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  
王珪梁燾王岩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  
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  
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  
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  
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  
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  
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  
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

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  
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  
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  
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  
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  
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江公望南安軍  
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  
庭堅在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  
至是亦編管于象州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

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克三舍生者  
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  
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夏四月詔毀司馬  
光吕太防范純仁等景靈宮繪像時又詔毀范祖禹  
唐鑑及三蘇黃庭堅文集言者希蔡京意論程頤學  
術頗僻素行譎恠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  
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願  
以邪說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  
河南盡逐學徒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蔡京又自書

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錐相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

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憚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四年蔡卞罷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侍郎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政和元年陳瓘子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



杭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  
府制獄并逮陳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  
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  
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  
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  
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  
聞其辭失聲嘆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  
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  
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  
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

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  
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  
旦命凶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  
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械失措  
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  
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  
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  
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慚揖使退所  
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瓘瓘猶以械爲怯而罷之  
瓘老志濮人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冊遂棄妻子結

草廬田間爲言休各多驗人笑燕王直以名聞時帝  
方向道術乃召至京師備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  
帝所啓視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  
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  
解者卒應者十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爲戒  
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王仔昔洪州人初  
隱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  
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篆符有驗封通妙先  
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  
實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

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  
仍申嚴臣庶徃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  
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  
卿章以近天寧節句過此當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  
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郭天信以方技祿六史局徽宗爲端王嘗退朝天信  
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旣而即帝位因得親暱不數  
年至樞密院承旨致和初拜武定軍節度使頗與聞  
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  
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帝由是黜京而相張商英

商英方有崇望天信往往稱於內朝商英亦欲借左  
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僧德洪輩道達語言商英  
勸帝節儉稍裁知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  
間言浸潤春日哀京黨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  
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旨動息必報乃從外庭  
決之無不如志商英遂罷詔天信單州安置命宋康  
年守單畿其起居再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  
至數月死京已爵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  
令康年選吏發棺驗視焉

大觀二年樞密張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

排排

寢焉崖異時帝惡京專懷陰令康國徂其奸且許以  
相京忌康國故引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柄兄  
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  
國曰是皆爲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  
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  
院卒或疑中毒云中書侍郎劉達無他才能初以附  
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  
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藉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  
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  
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爲功

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帝意既移於是御史  
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乘間抵讖罷知亳州京復相  
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一日帝從容問中書  
侍郎侯蒙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心術雖古賢  
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  
錢法散朝廷議改十爲二主藏吏來告曰諸軍悉輦  
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出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  
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甚乎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  
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  
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  
楚泗爲七倉以聚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船運上京  
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  
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  
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  
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  
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  
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姻家胡師文爲  
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克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  
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

史記卷之七十一  
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山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健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

口俊

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顧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

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尤勝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京擢其客劉昺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昺引蜀方士魏潼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漢津本蜀黥卒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藥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

語所知日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崇寧四年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堦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又鑄帝坐大鍾及二十四氣鍾時置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中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大觀三年夏四月作保和殿總爲屋七十五間工致其巧人致其力上飾純楝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

遠禽竹前種松竹杜桐梅橘蘭蕙後列太湖石列滄浪水陂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左寶典謨訓誥經史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壘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西校收琴阮筆硯焉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成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等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堊鑿池

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  
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恠石巖壑幽勝宛若  
天成不類塵境旣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  
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  
華門北並不禁夜徒市民行舖夾道以居縱博羣飲  
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  
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壘石爲固引舟  
相通而橋上人物由是通行不覺名曰景龍江皆植  
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政和五年八月作明堂初元  
置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

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  
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從秘書省于  
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  
工日役萬人政和七年作萬歲山命戶部侍郎孟揆  
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旣成更名  
曰艮獄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九步上有亭  
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  
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磴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  
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噍噍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  
巢雲亭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岩又

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州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楊渚雪浪亭西流爲鳳凰池東出爲鴈池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二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嶮道上止介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有煉丹觀環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藤筠庵躡雪亭蕭間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于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三里曰芙蓉城宮殿極巧妙而景龍江外

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有瑤華宮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別有天陂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門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良獄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蔡條謂初名鳳凰山後有神降其詩有良獄排空霄因名良獄朱劭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石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其旁植兩檜一天橋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臥



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在雲霄表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四方花竹奇石咸萃于斯珍禽異獸無不盡有矣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峯更名壽嶽云宣和元年蔡攸又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瓦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淨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

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崇寧二年詔童貫監洮西軍蔡京復開邊還安撫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溪賒羅撒謀復國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數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何蒙中流矢去道過多羅與俱遁厚遂投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

彥為慈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允預議者貶  
黜有差三年王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  
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州羌置陣臨  
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撤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  
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  
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  
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撤以  
一騎馳去其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將大軍  
趨廓州羌酋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嘉國  
公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自此蕃之裔守

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  
而王安石主王韶草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  
於其國唵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  
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  
無人哉八月邦潘豐三州來降秦鳳招納司言階州  
吐蕃納土得潘邦豐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  
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  
州郭景修為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四年蔡京  
使王厚招夏卓羅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  
有歸意而下無附有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

諸保忠還爲夏邏有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  
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  
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  
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  
京計又命西邊能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  
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罪請皆拒之又  
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溪  
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  
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  
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

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  
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  
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  
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旣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  
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  
蜀國輕今羌殺五口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  
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  
坐逗遛降授鄧州防禦使

崇寧四年時蔡卞開邊知桂州黃祖道欲乘時徼利  
乃誘王江會楊成免等使紮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

廿洞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峒之衆尚未  
論也王江在諸山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  
幅員二千里宜州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  
溪峒司主之祖道言地文蘭那四州蠻皆內附請於  
黎毋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徙萬  
安軍於水口大觀元年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  
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祖道欲取之乃誣其  
酋莫公佞阻文祐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  
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谿峒報復侵掠城邑  
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乎平允從

宜柳鞮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黃祖道爲兵  
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  
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劑限地瘴癘  
戍者十二五六實無寸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  
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  
旣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公遜趙遠程鄰相繼効之  
邊壤益多故矣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  
土及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餘戶二十六萬  
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  
七源等州納土計一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二縣五十

餘峒幅頓萬里蔡京帥百官賀表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地之半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三年渝州蠻趙秦等內附以其半爲漆州涪夷任應舉湖南徭楊再光內附播州楊文貴內附以其地爲遵義軍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林摠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醜脛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摠附奏求巡巡進築夏人城柵

摠答語復不遜遼人大怒心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以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允饗餼祖犒皆廢歸以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張懷素妖事覺摠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摠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摠實爲京地也知大名府道過關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摠蓋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京總三省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太宰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

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  
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  
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  
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契丹日蹙王黼童貫  
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  
不聽

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  
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  
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  
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

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  
州有張翬字柔直者抱負不苟翬時適赴吏部京遂  
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翬以師道自尊  
待諸生嚴厲異於他客諸生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  
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生長者之教  
但令緩行翬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  
首先到汝家若學得走緩不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  
告其父曰先生忽心恙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  
也卽入書院與翬傾倒因訪策焉翬曰今日救時已  
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

以楊時爲對時自是始有召命覺後守南劍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劍南老稚迎拜者相屬于道覺一一拊勞之且以所置物分遣至今廟食郡中後覺爲某州縣丞到任即知虜人入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灰油材木莫不踊貴獨覺素儻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义反民大恐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

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搃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力猶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义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兵八鎗上懸白旗令見鐵义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上弓怒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與爭功亦與之其餘諸賊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其反間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覺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後又有人用舊法自築一丈長筭其墻可有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

遂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令出錢費三十二萬緡

宋蔡攸

蔡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途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蔡承旨心善之及卽位記其人遂有寵二年間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脩六典提舉上清寶錄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宮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情不知學士論不與初制宣和殿命爲大學士賜毬文方團金帶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



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  
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彼則君賜第嘗詣京京正  
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據起搯父手為眦視狀曰大  
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  
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  
此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  
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進見無時益  
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  
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譁浪語以蠱  
帝心妻宋氏出入掖禁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

傾其父政和三年冬十一月帝南郊執大珪以道士  
百人執威儀前導攸為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  
曰玉津園東片有樓臺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  
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深視皆去地十丈頃之  
帝又曰見人焉不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  
蓋相繼而下過殿閣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即其  
地建道宮名曰靈臺天其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  
神仙之事三年初帝以素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  
以法箓符咒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  
倘形勢以少靈臺者多男子祥始命為數仞岡阜

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由是蔡攸倡  
爲異聞謂有星珠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  
逢迎之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遂竭國家  
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復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  
清寶籙宮密連禁宮中山抱平地環以佳木清流  
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  
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  
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九月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  
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大救天下上地祇  
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太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  
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玉清神霄宮神霄九鼎安置  
於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  
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駿不  
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  
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  
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王師入燕  
進攸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帝欲內禪親書傳  
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郤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

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安置。永州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祧。驕奢恣佚。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八



